

宋

書

二九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第三十五

宋書七

臣沈

約

新撰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
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
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
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
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橋觀鬪

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季
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
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諱家貧求郡太
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
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
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
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
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

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
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
許賊還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季
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
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
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
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
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

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
祖於雒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
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
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
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
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
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畱江陵南蠻不解
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
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季間便望宰

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
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矐及遺賤飾短捐
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
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
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
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
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
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
謠黎氓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

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
譬言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
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
廼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
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
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
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
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
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懲弊之苦上無侈豫

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
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杆要鎮治亂攸寄動靜
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
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
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
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
能直以廕託門世風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
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陞
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

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
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
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
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
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辨髮凶詭
尤宜裁防閒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
戎狄貪憚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
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

威宣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
效遠近小大覩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
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
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
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
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
願衆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
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
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

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
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
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
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
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
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以寄宣城
左未之籍注以爲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
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
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

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
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
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
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
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
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
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
短少闕官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
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

貧須養餽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
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
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
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
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
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
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釁積禍并仍丁艱罰
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營情事負舉猥
多賜蒞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便值慮

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
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
敕以從兄僧綽宣見畱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
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以兄臣錫奄
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未淹積復除
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
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豪之積羸疾聞疾
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

動華治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難
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蘄懇僞
執初願置乞江湘遠郡一二季中庶反耕之日
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也
崩離世家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
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謫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
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
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

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
思誰能勿勞嘗瞻濡足是其公願分心挂腹實
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
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
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
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
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
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旣殄人神獲又端右之授
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轡護軍旬